

苏·丹·克拉米诺夫 著

严永兴 译

黑夜 即将来临



7512.41
黑夜即将来临

[苏] 丹·克拉米诺夫 著

严永兴 译

中国文联出版社

Д. Краминов
На краю ночи

本书根据《Октябрь》1985年 № 1—2 期译出

黑夜即将来临

〔苏〕丹·克拉米诺夫 著

严永兴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插页 231千字

1987年3月第1版 198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900册

书号：10355·831 定价：1.90元

第一章

那是个漫长、晴朗的秋天。仲秋，安东·卡尔扎诺夫被叫到北方司。为何把他叫去，他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他登上楼，敲了敲司长办公室的门。鲍里斯·谢苗诺维奇·波戈热夫为他开了门，默默领他到一张沙发旁，沙发上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衣着雅致的女人。一缕灰白的额发披在她那高高的额头上，使她那瘦削的布满皱纹的脸上增添了几分健康、年轻的风韵。

“认识一下吧，”波戈热夫对安东说，“这位是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我们驻瑞典的全权代表^①。”

“噢，我们认识，”安东小心翼翼地握着向他伸来的纤细的手说。看到对方那浅蓝色的大眼睛里露出惊讶的神色，他又提醒道：“一年多以前，我们一起在柏林德温斯基参赞家里吃过晚饭。后来，您在全权代表办公室里替我和我的朋友祖博夫说情，劝库尔纳茨基同志对缺乏经验的年轻工作人员宽容些。”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记起了那次会面，微微一

^① 苏驻外使节，1943年开始改称大使。——译注，以下均为译注。

0051 101
笑，做了个手势，让安东在沙发上坐下。机灵的波戈热夫一走开，她就请安东说说自己的情况：出生在什么地方，在哪儿上的学，懂哪几种外语。他简短地作了回答。

“您在伦敦的那些麻烦事是怎么回事？”

由于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向他提出一些有几分微妙的问题，安东的脸本来有点红，现在更面红耳赤了：她涉及的事情是安东一向回避向旁人说起的。他急忙叙说，他怎么到的克利夫登阿斯特勋爵的庄园，怎么同好争吵的女主人吵了一架，在场的首相私人秘书达格代尔勋爵把此事报告了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外交大臣指示，必须把这一情况通知“俄国大使馆”。维塔利·萨韦利耶维奇·格拉奇利用这件事，为了摆脱不走运的助手，建议把他送回国。

“克拉耶夫斯基对这件事持什么态度？”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不赞成我的行为，”安东负疚地瞥了一下全权代表那双寻根究底的严厉眼睛，回答说，“不过，他认为不应该把我送回国。”

“他认为不应该把您送回国，可还是按格拉奇所希望的那样做了？”

“他这样做是根据库尔纳茨基同志的指示。”安东急忙为克拉耶夫斯基辩解道。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用纤细的手指理了理使她显得年轻的额发，沉默了一阵儿，随后说，自从法西斯德国出乎意料地迅速击溃波兰之后，欧洲出现了一个同去年仲夏时节一样的动荡不安的形势。虽然英法九月初就宣布同德国进入“战争状态”，欧洲大陆上却仍保持着“和平状态”，笼罩在西部“战线”的平静，并没有为交战各方的任何一方所打

破。那些一年前把“慕尼黑”^①强加给欧洲的幕后势力，也就是英法美三国中最反动的阶层，同穷兵黩武的纳粹法西斯匪帮相勾结，千方百计力图结束由于波兰问题引起的冲突，恢复原先的“绥靖”政策。

“谁也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最后说。

安东点点头，默默地表示同意。他读过夏韦列夫让他归档的电报，知道在伦敦、巴黎和华盛顿更痛恨的不是发动战争、击溃波兰军队的德国，而是调动自己的部队迎着纳粹机械化部队前进、把纳粹匪帮阻止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边境的苏联。由于苏军的这一行动，使这些地区避免了斯洛伐克和捷克的命运，并在它们被地主阶级的波兰从母亲身边夺走近二十年之后重新回到她的怀抱。惯于自吹自擂的希特勒未敢越过莫斯科确定的边界向东跨进一步。虽然纳粹军队已经从东线调到西线，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伦敦和巴黎的执政的上层人物、议会和报刊却在肆无忌惮地讨论谁是英法的最大威胁——纳粹德国，还是苏维埃俄国。法国内政部长阿尔贝·萨罗在下议院声称：“实际上，我们唯一应该害怕的乃是布尔什维主义。同它相比，德国的危险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同柏林达成协议，须知希特勒先生同斯大林结

① 慕尼黑，联邦德国城市，1938年9月英、法同德、意法西斯首领在此签订了慕尼黑协定。协定规定捷克斯洛伐克将苏台德区及同奥地利接壤的南部地区割让给德国，捷其余领土由英、法、德、意“保证”不再受侵犯。同年10—11月德军占领苏台德区，1939年3月德国又出兵侵占捷全部领土，并在9月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为了自私目的而牺牲其他国家利益，纵容侵略的行为，叫做“慕尼黑”。

盟是很不情愿的。”

“欧洲目前的形势造就了瑞典的特殊地位。”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沉默片刻后继续说。“她的首都越来越成为一座瞭望塔，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欧洲大陆的动向。”考虑到这一点，这里，”她那带花白额发的头朝人民委员①办公室点了一下，“决定扩充我们驻斯德哥尔摩全权代表处的工作人员，以便注视德英的动向。”说着，她探询地朝安东看了一眼。“您也在这些推荐给我的人选之中。”

“在推荐我之前，”安东毫不掩饰自己那意味深长的苦笑，他说道，“应该先请示一下夏韦列夫同志。”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明白了他的暗示，微微眯缝起那双浅蓝色的眼睛。

“就是他推荐的您。”

“是伊万·扎哈罗维奇推荐的我？”

“是的，是的，”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一面说，一面轻轻碰了碰安东的胳膊肘，象是在安慰他。“他认为，您到斯德哥尔摩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您无论对德国还是英国都很熟悉。”

“我对德国和英国了解得都很少，”安东不好意思地低声说，竭力掩饰他的慌张和不安。“我得先同夏韦列夫同志谈一谈……并且，当然，再考虑考虑。”

“那当然，那当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点点头。“您同伊万·扎哈罗维奇谈谈，自己也再考虑考虑。”

安东激动不安地走了出来，感到大惑不解。虽然有时他

① 1946年改称部长。

对“当夏韦列夫的影子”这一责职有过苦恼，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夏韦列夫本人会想要摆脱自己的助手。他决心搞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于是，走进夏韦列夫的办公室。他没有照例说一声“可以吗？”也没有象平时那样从侧面，而是象大使和公使们那样，径直走到办公桌前，并且不等伊万·扎哈罗维奇邀请就坐到了安乐椅上。

正在看文件的夏韦列夫，因助手那不寻常的举动吃了一惊，抬起头，从眼镜上方朝他看了一眼。

“你有什么事，安东？”

“我刚同我们驻瑞典全权代表谈过话，”安东气呼呼地一字一顿地说，“她说，是您推荐我到斯德哥尔摩去工作的。这是真的？”

“不错，是我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推荐了你。”夏韦列夫证实道。“怎么啦？”

“您想摆脱我？”安东委屈地问。“为什么？我有什么过失吗？做了什么错事？”

夏韦列夫把身子靠到椅背上，哈哈大笑起来。由于领带太紧，妨碍他纵情大笑，他把手指伸进领子里，松开领结。随后，他摘下安东从伦敦给他捎来的角质宽框眼镜，把它放在桌子上，站起身，绕过办公桌，坐到了安东对面。

“你既没有做任何错事，也没有什么过失，”他高兴地说，“我也根本没想摆脱你。”

“那我简直不明白！”安东可着嗓门喊道，“难道就不能派别人去吗？”

“当然可以，”夏韦列夫还是用那种戏谑的口吻高兴地回答道。“有的是人想去斯德哥尔摩，他们的推荐人也都很

有权威。可是我考虑，还是应该你去。对事业以及对你本人都更有利。”

东安轻松地叹了口气，但还是感到莫名其妙。

“对事业和我本人都更有利？”

“是的！对事业来说，需要一个精通英语和德语、对英国和德国所发生的一切有个大概了解的人。对你本人来说，你需要证明，你不仅可以当好一名助手，而且也能独当一面地从事某些工作。”

东安专注地看着夏韦列夫那双布满血丝、疲惫不堪的眼睛和道道深深的皱纹：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在渐近老境的人的脸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他同情地笑了笑。夏韦列夫作为回答朝他丢了个眼色，伸出手掌在他肩头拍了拍。

“你真走运，安东。你将在一个令人惊异的女性领导下工作。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博学多才，够你向她学上一阵子的。”

“我听说，她出身贵族。”安东有分寸地说。他对她的了解实际上要比这句评语多得多。

“还是是个了不起的贵族小姐呢！”夏韦列夫应和道，“父亲是世袭贵族、将军、沙皇军队军事委员会成员。可她本人打本世纪初起就是个革命者、列宁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的成员，而目前是世界上第一个女外交家。而且是出色的外交家！”

安东很想插上一句：“而您想把一个庄稼汉的儿子给她当助手！”——但意识到这样说不合适，便改嘴说，有机会同这样一位出色的女性一起工作使他深感荣幸。

夏韦列夫觉察到他话中带刺。

“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我会真的为此而感到高兴。当库尔纳茨基对他的瓦图耶夫说要把他推荐给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时，你那位朋友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仿佛他被委任为全权代表似的。”

“瓦图耶夫也被推荐了吗？”安东无法掩饰自己的不安，急忙问道。他立刻想到，他将不得不经常遇见伊戈尔和卡佳，甚至也许得同他们生活在一起，而这正是他最不愿意的。

“推荐了。”夏韦列夫有把握地说。“列夫·约诺维奇是不会放过使自己的人进入象斯德哥尔摩这样一个目前十分重要的全权代表处的机会的。”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对列夫·约诺维奇的推荐持什么态度？她同瓦图耶夫谈了吗？”

“当然谈了，”夏韦列夫答道。他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从口袋里掏出梳子，梳了梳虽已花白、但依然浓密的头发。

“你那位朋友向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发起了，用她对我说的话，如此奴颜婢膝的阿谀攻势，对自己的长处和才能又竭力自吹自擂，使她都感到很难为情。”

安东急忙朝夏韦列夫转过身去：

“她拒绝了瓦图耶夫？”

“这她没跟我讲，”夏韦列夫说。他戴上眼镜，朝文件俯下身子。安东只得不知究竟、惴惴不安地走了。

第二天，夏韦列夫见到自己的助手，向他投去一个责备的冷笑。

“你可以放心了，大概你不用去斯德哥尔摩了。”

“是吗？”安东很惊讶，无法掩藏他的失望情绪：当别人

为你决定的事情与自己的想法相违背时，心里总是不痛快的。他已经深信，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并不喜欢瓦图耶夫，因此他也不用担心将会遇见伊戈尔和卡佳，或是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也已经作好了去斯德哥尔摩的准备，甚至昨天还从图书馆借了一本瑞典语教科书。“就是说，我们的贵族小姐并不喜欢我？”

“不能说她不喜欢。”夏韦列夫没有立刻回答。“你对自己的情况说得那么少，使她无法对你形成一个明确的看法：不知你是真谦虚，还是你关于自己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

“她想了解的一切，我都说了。”安东企图替自己辩解。

“好吧，”夏韦列夫不满地嘟哝了一句，便委派他把早晨收到的电报拿去处理。

几天后，安东得知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不想得罪年轻人，尤其是不想得罪他们那些推荐人，因此请波戈热夫提出两个候选人，让领导来决定谁去斯德哥尔摩！在人民委员那里讨论时，据不十分可靠、但绘声绘色、不胫而走的小道消息说，夏韦列夫和库尔纳茨基之间发生了激烈争吵。夏韦列夫骂瓦图耶夫是“马屁精和徒有其表的知识分子”，而库尔纳茨基称卡尔扎诺夫是“冒傻气的乡巴佬”。人民委员不爱听这些言词，他摘下夹鼻眼镜，用黄绒布擦着小镜片，这个动作常常是他不满或气忿的表示。随后，他对两个争吵者看也不看，对波戈热夫说：“这个卡—卡—卡尔扎诺夫从伦敦发回的报告很不错。先派一派一派他去。”

第二章

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城郊的布罗玛机场，安东受到一位面容苍白、脸庞瘦削的上年纪男子的迎接。他行动迟缓，嗓音低沉，布满皱纹的大脑门下面一对蓝眼睛却炯炯有神。他自我介绍是季霍夫领事。雅科夫·斯捷潘诺维奇·季霍夫领着安东通过入境和海关检查后，坐进了小轿车。他们沿着夜色朦胧的街道来到“极乐”饭店。在乘电梯登上五楼时，领事向安东解释道，过去这家饭店住的都是些中等资产的商人、不很富裕的地主、外省的律师和医生。自从欧战爆发，这些人便受到外国人的排挤。外国商人、记者、画家、演员等所有志趣各异的人都离开温暖的南方来这里投宿。

“他们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安东感兴趣地问。

“商人很少买卖，记者几乎什么也不写，画家不画画，演员根本不演出。但所有人都生活得很阔绰。”

安东猜到了：

“间谍？”

领事点点头。他把安东领进房间，主人似地四下打量了一下，然后又继续在走廊上终断的谈话：

“他们早就看中了这家‘极乐’饭店。”

安东困惑地看着领事。

“那您为什么让我住到这里来？”

“现在这样的外国人在斯德哥尔摩所有饭店都多得很。”季霍夫说，“而‘极乐’饭店的地段比较好，几乎就在市中心，房租也不算贵。”

安东把领事送上电梯，回到自己的房间，拉开两扇窗户上的窗帘。右面是隐没在黑暗中的公园的一角；正下面是位于楼群中间的一小块为灯火照亮的广场，广场上滑行着电车、汽车；左面，令人费解的巨幅字母A C E A^①在低垂的夜空中闪闪发光，一瞬间照亮了高楼的屋顶。饭店前的大街上车辆如梭，有如一串串飞舞着的白色和深红色的萤火虫：白色的越来越近，迅速变大，仿佛一对对刚醒来的怪兽的眼睛；深红色的则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变成逐渐在黑暗中消失的一个个点点。

一小时后，安东换上晚装，登上最高层，走进饭厅，在一个角落里占了个座位。旅客很少：一个穿着丧服的神色庄重的太太，两个年轻姑娘扶着一个又高又大的妇人，两个穿着长长的外省常礼服的男子——这些人中间，他觉得没有一个是他想见识一下的间谍。过一会，邻桌旁坐下两个平平常常的德国人，带着两个同样平平常常的德国女人。三个吵吵闹闹的意大利人和两个沉默寡言的瑞典女人紧挨墙找了位子。接着来了两个不带女人的希腊人，他们面目狰狞，腮帮子刮得铁青，安东不由得冷笑了一下：“作为间谍，这副尊容又过分显眼了。”饭厅已挤满了人，安东警觉地谛听起来，捕捉他所熟悉的德语，在德语中又闯进来喉音很重的美国腔英语。它们时常被他所不懂的带卷舌音的法国人的叫喊声和

① 瑞典通用电气公司的缩写。

随之而来的笑声所淹没。他还听到用瑞典语说的响亮的话语：在莫斯科的时候，他在一个瑞典女人的帮助下，每日勤学苦练瑞典语，已经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句子和感受到它们那富有表现力的音乐美。吃过晚饭，回到自己房间，安东心想：“一艘诺亚方舟。方舟上这些不同种族的居民彼此居住得这么近，怎么不相互厮打呢？”

安东很快就改变了自己关于“极乐”饭店居民和平共处的看法。第二天，两个希腊人没有清帐就不见了。其中一人的尸体被人从城边的梅拉伦湖捞了上来，颅骨已经被打碎。另一个完全消失，警察局宣布对他实行侦查。过了三天，安东晚上回到饭店，便发现自己的箱子被乱翻过，码放整齐的衣服搞得凌乱不堪。又过了两天，他气愤地发现，他那只按有英国“保险”锁的英国箱子又被翻过：显然有人想从他那里找到什么东西……

季霍夫领事听他说后，淡淡地说：

“这是常有的事。他们想看看你箱子里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那是谁干的呢？”

季霍夫只是笑了笑，就把自己前额高大的脑袋俯到文件堆上去了。

安东在抵达斯德哥尔摩的第二天上午去见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她在自己二楼办公室里接见了她。她请他坐在一张大办公桌旁，办公桌的一侧靠着窗户。她详细询问了莫斯科近些天来的新闻、夏韦列夫的情况，以及他，卡尔扎诺夫在饭店里安顿得可好，还需要些什么。听完安东简短的回答后，她才转入了正题。

“您最初阶段的主要任务，”她说，浅蓝色的、闪闪发光的眼睛始终盯着安东的脸，“是熟悉瑞典首都的环境，尽可能多地结识瑞典人和这里的外国人，取得他们的好感，最好是信任。该同谁接触有人将给您介绍认识，而以后就全靠您自己努力了。”

安东表示将不遗余力地完成任务。她默默听完安东的保证，从桌后站起身，理了理灰色大方格连衣裙的蓝色大花结，领着安东到全权代表处的各个房间转一圈，亲自把他介绍给同事们。她的介绍十分简单：“我们新来的一秘”，再说出他的名字和父名。向安东介绍代表处工作人员时，她讲得稍多些，以便安东了解，他周围的人都是谁。他们没有去领事的房间。

“您已经认识他，”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轻声说，朝关着的门点点头。“努力使雅科夫·斯捷潘诺维奇对您有个好印象。他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三十五年，熟悉许多情况，可能很有益……”

她在最后一扇门前停下，压低声音说：

“好象您和奥列格·西特科夫斯基是同学？”

“是的，”安东不太乐意地承认道。他与西特科夫斯基是同学，但同他的关系却并不好：善于交际、随机应变、聪明能干的奥列格经常耍手腕，玩花招，不用花费许多精力和时间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为此而沾沾自喜。他傲慢地断言：“聪明人回避困难，蠢才才去克服困难。”

安东打开门，西特科夫斯基一见到全权代表，猛地跳起来，在桌旁挺身直立。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并不经常到这些为数不多的房间里来，因此她的出现使西特科夫斯基

的脸上现出惊讶的神色。她向安东指了指紧挨着西特科夫斯基桌子的那张办公桌。

“您就在这儿办公。”

安东飞快地把屋子扫了一眼。屋子又小又挤，仅有的一扇窗户对着一堵高高的灰墙，上面爬满了常青藤。下面是一个狭窄的院子，院子的大门通向大街，院子深处有一座能停放几辆车的车库，作为时常观察的对象，他不喜欢从这个窗户里展现出来的大千世界的一角，但他抑制住自己的失望情绪，对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的关心表示感谢。

“我就把您留下了。”她说，朝两个年轻人微微一笑。

西特科夫斯基有意夸大自己的热情，朝安东扑去，抓住他的一只手，使劲握着，大声宣称为能同他在一个房间里工作感到高兴。接着便问伊戈尔·瓦图耶夫是否很快就来。安东有点惊慌，但是不露声色。

“难道他要来？”

“要来，要来，”西特科夫斯基兴奋而又肯定地说。“瓦丽卡·科苏林娜告诉我，库尔纳茨基同她告别时说，他一定要把瓦图耶夫派到这儿来。”

“可为什么库尔纳茨基对她这么坦率呢？”安东惊讶地说道。一刻钟前，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把瓦尔瓦拉·科苏林娜给他介绍过，她年轻，漂亮，不久前刚从莫斯科调来。

“你不知道？”奥列格笑了笑。“列夫·约诺维奇是她丈夫的老朋友。”

“她丈夫是谁？”

“这你也不知道？”西特科夫斯基奇怪地朝安东望了一

眼，微笑着说：“科苏林同志在那里，”他意味深长地抬起眼睛，“同外交人民委员部里许多人很有交情。”

虽然安东记得，在大学期间奥列格·西特科夫斯基被公认是个多嘴多舌、甚至好挑拨是非的人，但他并没有制止他饶舌。在那一天之中——他们一起在邻街小吃店里吃的午饭——他从西特科夫斯基那里了解到当天早晨在全权代表处见到的那些人的许多情况和关于全权代表本人以及她的一些当地朋友的情况，其中有著名化学家霍利默尔教授、同样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西韦尔舍德、编辑尼斯特赖和演员斯文松。还有关于现任芬兰公使帕西基维、法国的德弗吕里伯爵、德国的维德亲王，以及工业家文内-格伦和银行家瓦伦贝格的许多情况。

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那里举行的多次晨会上，安东更进一步认识了全权代表处的同事们。使馆的参赞、武官、商务代表、领事、一秘、二秘，而有时还有三秘每周两次，有时三次聚集在她的办公室里，以便交流情报和交换看法。每天在同瑞典人和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外国人的交往过程中，全权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在听到可靠消息的同时，还听到那么多可疑的、不大可靠的和完全不可靠的故事、表白和揭露性消息，足够写一部引人入胜的幻想小说。他们知道，任何时候也比不上行猎之后和战争期间的谎话，但还是极力记住对他们“秘密”地、“万勿外传”地透露的一切，然后聚拢在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身边，交换听到的内容、把可疑的传闻同可靠的消息、真诚的表白同随意的杜撰、真实的揭露同有意的欺骗加以比较分析。他们共同寻找隐藏在由恶毒阴谋培育出来的、不仅“枝叶茂密”，而且充满毒汁的